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二十六回 蔣竹山官星妙藥 苗員外賣富投誠

盡道該休不肯休，能消幾日下場頭。
適口味多因作疾，快心事過漸成憂。
三回九折瞿塘險，安得灘灘歷遍遊。

且表俗語說：「無故而得千金。謂之不詳。」多有暴富暴亡的，一似鬼神愚弄人一般。到了那擁著厚資，踞著高位，財大勢大，只覺天上地下，獨有他尊，誰看在他眼裡。忽然冰山崩倒，如雪點洪爐，那■塢金谷之富，一霎冰消，求做一個平安乞丐也不可得。總因氣高膽大，福過災生，因此這君子不輕受不義之財，不肯食無功之祿。不但沽名，也為遠避些禍患。那小人如何捨得，所以個個不得長久。

單說這蔣竹山一個草頭庸醫，原因死裡逃生。忽然遇見金兵，攔住要殺，全無生路，因搜出賣藥的鐵響虎撐來，知道是賣藥醫人，饒了不殺。先治好了幹離不的愛妾，又治好了金兀術四太子，一時封了撻官四品之職，即如中國武職游擊將軍一樣。因此得寵，不離左右，替揚州鹽商說情，又賞了一船鹽，約有八百包。那時金兵初入中國，只道是官鹽，沒人敢去賣，賞了蔣蠻子，做賣藥的資本罷。那知那汴梁行鹽商的，因遇著大亂要逃回揚州，把本銀暗打在鹽包裡，約有十萬金銀，那兀術那得知道，蔣竹山平白地得此天大財寶，那裡想起。

從來說福從此起，禍也從此起。當時蔣竹山因賞了鹽船，就在營裡開了一座鹽店，叫人發賣。先賣了頭一層鹽包，足得了四五百兩銀子。也是合該發跡，那日因家下沒鹽吃，抬了一包來，要倒在磁缸裡，只聽響了一聲，險不把個磁缸打破了。原來鹽裡埋的都是五十兩一錠的大元寶，每包裡十個，疾忙報與蔣竹山知道。又連夜取出幾包來，都是一樣，把元寶堆了兩大堆，唬得個蔣蠻子又驚又喜，就放在船上不敢動了。若論正理，蔣竹山一個窮醫生，要有些正道，就該想起這等大財，日後享受不起，照舊進奉與兀術太子，必然厚賞，還把他做個好人，從此得倖，加到大官，也是有的。這蔣竹山一個賣藥的窮光棍，如何有此見識，喜得沒天沒地，便認做他是一個大財神，合該得此橫財，白日黑夜，算計著要享用這十萬銀子。把舊婊子韓金釧兒，聽見攔在營裡，使了三百兩銀子贖將來做了渾家。又聽的臨清關上兩個粉頭彈唱得好，一個叫做李翠，一個叫做月娥，在藍旗營裡，也使了六百兩銀子買了來。一時問好馬好鞍，前呼後擁，在家中吹彈歌舞，鬧個不了。每日買大酒大肉，吹打做戲，賭的嫖的，都來幫他。滿營裡只道他賣了鹽，得的官錢，那曉得他暗中一股大財。正是：

人生禍福在機緣，命也無憑數也偏。
誰信衛青還尚在，安知石崇送空船。
雞蟲得失原成幻，魚鳥飛潛各自然。
喚醒塞翁成一夢，始終生死只空拳。

看官聽說，這個「財」字，「貝」字旁邊加個「才」字，分明是有才的人才享用得他，似這等窮人，只為無才，所以替那財主使喚，勞苦了一日，才掙得那兩餐飽飯。這個「利」字，「禾」字旁邊加個單刀，分明是有利的所在，就有人執刀伏在旁邊一般。似那等貪心害理，有利不能享受，多有傾家喪命的，也是為個利字。「錢」字金旁加兩個「戈」字，分明是有錢的人就有兩層干戈在內，人所必爭的一般。似那等小人，爭長較短，打官司傷天理，也只會為個錢不能捨。所以說萬金之福，必有萬金之才，才享的來，才保得住。如今小戶人家，有上幾貫浮財，不肯學好，就要心高膽大，不消幾年，官司人命，盜賊水火，必到破家才住。也只因沒這福量，或是得之不義，水裡來還要水裡去了。或是福量限定，三升的鍋，容不下四升的米，也要滾將出來。因此這個銀錢，有命是貪不來的，只是有這君子賢人，才曉得知命，省了多少心機。那小人行險冒死，求將利來，到底守不住，只落得一場好笑。那蔣竹山如何享得這等一個富貴，就是十萬金銀，叫他尋這一塊樂地去享受。如今兵慌馬亂，到處賊打火燒，也沒有安身的去處。那宮室妻女，衣服飲食，能用得多少。可見這件東西，少也少不得，多也沒用處，只有勤生儉用，安命樂天，極是便宜的。

卻說蔣竹山自得了十萬金銀，一時用不盡，又不敢搬下船來，晝夜憂思，反加上了三件大病。第一件怕日久隨營，沒處安頓，被人知覺，稟到四太子營裡，從前追出來，不是福，到是禍。第二件太子爺原說只賞這鹽，還要這船載兵，不久要來封船，這些銀子擱在那裡堆垛。第三件這些營裡將官們，個個知道蔣蠻子賞了許多官鹽，大家要來抬幾包去用，幾番來取。蔣蠻子自己知道鹽中有物，不敢送人。這些金兵只道慳吝，白白得了許多官鹽，一包也不肯捨，常發狠要來搶些去，難道是你蔣蠻子用錢買的。因此有此三件憂愁，弄出一件怪病來，像是氣鼓，又像是酒脹，其腹彭彭虛脹起來。又有三個相厚的嬌滴滴青樓，晝夜盤弄，那蔣蠻子有一件春方是金槍不倒，夜戰十女的，只求一個海狗腎，要進與四太子，是無價之寶。那日就有一個醫人找將來，要騙他的，你道是甚麼東西？

草木名稱溫腴臍，一雄能御一群妻。
才來水底同魚戲，又到沙邊似犬棲。
本性發陽能下壯，力堪縱欲使陰迷。
只是好色心無厭，借狗為人亦可悲。

原來這海狗腎出在東海登、膠、萊地方，一雄能御百個雌的，因此在群母狗中打不出個雄的來。況他靈怪多力，只在海島中石上眠臥，再不肯上岸來，如何拿得他。因此那捕他的漁人，看那島中有狗的蹤跡，即便撒下密網長繩。套住他的腳手，使釘鉤鉤住，先盡他走個極力，把這繩上倒須鉤，越扯越緊，漸漸扯到皮裡，疼痛起來，然後用力一收，海狗護疼，慢慢攏將來，扯到岸上，那些百十個狗子都走下

海裡去了。所以打的真狗斷斷得不著個雄的，只好將女裝男，以真作假，騙他有十兩銀子，使油浸透，那裡認去。又有兩件假東西，可以當做真的。一樣是海貓，比狗一樣，只是嘴略平些。一樣是海豹子，比狗一樣，只是皮上有些花斑。此二物極易得的，雖是真，卻又不如狗的中用。總有真的，偏是假狗；有的真狗，又是個假。那醫者急於取利，只得把那些陽起石海馬、蛤蚧、肉蓯蓉一般發陽熱藥齊齊做起，奉承那眠的老先生，略一舉陽，就說是海上仙方，從此再不軟了。那知此一服熱藥，便做西門慶的胡僧春方，久久力盡精竭，陽枯火虛，無不立死之理。

今日蔣蠻子得了這個假狗，如異寶一般，慌忙走入營來，見四太子在營裡踢站在半邊，不敢驚動。四太子見蔣蠻子進來，拿著一個黃油絹紙包著個甚麼東西，打著番語問道：「甚麼物件？」蔣蠻子跪下道：「是海狗腎，前番王爺要找來合藥的，今日才尋得來。」原來金兵取了東京，得的婦女萬千，恣情行樂，只要這個春藥。今日見此至寶，如何不喜，就賞了一個大元寶，留他飲宴，打著緊急鼓兒頑耍。因說：「不日要往南攻打揚州，過了鎮江，直取江南。聞說揚州富庶繁華，怕兵一到，發火燒壞了城池，先發一支大兵去，招撫那些鹽商們，恐怕驚走。過江去，沒人助我兵餉。」只這一句，把個蔣竹山提醒，也是他官星有助，即跪上說：「王爺如要招撫鹽商，醫官有一個絕好的相知是鹽商苗員外，有百萬之富，但得前去，叫他為內應，可省十萬大兵。但小人不知用兵，只好做文官，須得一大將同往鎮守，催辦糧草，接濟江南，才可進兵。」兀術大喜，即時申請金主，先把蔣竹山使領揚州都督之印，明日即發，「你同阿裡海牙領

兵三萬，從旱路同行。」兀術自和乾離一路攻打淮安，到瓜州會齊過江。蔣竹山磕頭如搗蒜一般，謝了又謝，那鹽船上十萬銀子才有了著落。

這些個憂愁病腫被喜氣一衝，就如吃了一貼大黃湯，一時消散了。一出營來，傳聞他升了揚州督撫，誰不尊敬。早有營中的南兵們，投見的手本，不下幾千。那蔣竹山真是富貴一齊來，想了想：「這十萬金銀，隨營南去，何等安當；一到揚州，不知還有鹽商的多少珠寶，如此潑天之富，豈不是天送將來？」正是人心如此，天意不然，總是造化愚人，無所不至。這蔣竹山一面大弄起來，做的二品服色，蟒袍金帶，執事旌旗，每家吃賀酒，大吹大打，金鼓喧天，準備點兵南下。那營中原有揚州兵丁，發了百十人先做奸細去，勾引鹽商為內應不提。

每笑天公罔善民，常將財色賺愚人。
餓因投火偏張筈，魚為貪鉤更投綸。
惡貫滿盈仍遂惡，身名奢泰始亡身。
明明慈母容驕子，暗使功曹報鬼神。

這蔣竹山潑天富貴，不求自至，安排南伐不提。原來當日替汴梁鹽商說情時，有一人姓王，名敬字，是徽州人，自失了鹽船，逃回揚州，還有些帳目在汴梁，使他親弟王二官人改名王文舉，在水營裡充一兵丁，聽見蔣竹山升了揚州督撫，不日過江，情願來投一細作，上揚州傳與哥哥王敬字，勾搭眾鹽商們內應，希圖保守自家，還望得些眾人的外財。即時寫手本見了竹山。細說揚州城還有百十家大鹽商，金銀

財寶，如山之積，小人先到城裡，通知這起鹽商們，眼見得南兵軟弱，敵不過金朝兵馬，誰敢不降，先把投誠的名冊，彙報上來，也免得殺害性命。說得蔣竹山大喜，就賞了一張把總札付，不日候阿裡海牙整兵前進。

卻說這王文舉率領眾細作扮作逃難南人，從清江浦由淮安去一半，從汴梁由河路上揚州去一半。王文舉先從水路到了揚州，見了哥哥王敬字，找尋苗青員外，備說詳細。苗青喜之不盡，自己心裡想道：「這富貴出在這裡，揚州城多少富商，今日俱在我手裡生死。這幾年多少嫌疑，多少仇恨，今日都要在這件事上報復。」尋思了一夜，怕開報不明白，請了一個劣行檢革退的生員、紳員王起事，因他平日好告人，打官司，慣於虛單捏款，賴債興詞，人家有爭訟的，就是他的買賣，專一兩下挑唆，只有弄起事來，再沒有消滅下的。又且畫東四六，都是明白。自從革退衣巾，奪了衙門前的飯碗，全靠著苗青鹽店裡作個記室，因苗青筆下不明，時常代筆，做了門下晚學生，早晚和店裡小郎串通，得些小利餬口。苗青因此想起來，忙請王起事相公來，又怕他走漏風聲，許他五十兩銀子，也使他列上一個名字，日後金兵下了揚州俱有升賞。那夜至二更，悄悄商議匿名具冊。先使人在路上金兵營裡報了，定個日子，以何為號，好做內應。這王起事又是個害人利己的，兩意相投，喜個不了，連日將揚州富戶行家、大小鋪面、金帛子女，並養瘦馬，開雜貨店，走蘇杭之家，姓氏門面，坐落處所，分作上、中、下，和報審戶冊，一樣三本。又把城中兵馬錢糧，將官姓名、虛實弱強，各造一冊。城上垛口門兵，某處有備無備，各造一冊。密討個暗號，在城上準備個接應。背了眾人，使一個妥當心腹同王文舉打扮作客商，把冊子打在貨裡，沒人知覺，沿路迎將來。不日阿裡海牙同蔣竹山帶領三萬人馬由汴梁水旱兩路進發，但見：

幕重重，帳房密密，弓刀簇簇，駝馬紛紛。黃沙漫漫起邊塵，黑氣層層迷日月。但行處角聲振地，下營時部落遮天。旗分五色，千里烏雀投林；陣按八方，萬戶人煙屏跡。打草搶糧，哨馬先行百里外；殺人放火，屠城常在一時間。

前軍行至睢州地方，王文舉認得蔣竹山旗號，跪在路旁，早被哨馬捉住，口稱是報揚州的機密軍情。傳至營中，見了元帥阿裡海牙和蔣督撫，呈上冊籍，看了大喜，賞了酒飯，使他帶回空頭札付一百張，任憑苗員外分散。又給一枝番字白旗藏在身邊，使他插在城頭上，即在此處攻城。又怕他有間諜，使來人先回。將王文舉留在營裡，以防有詐。那苗青的奸細和原差去南兵，依舊扮作逃難的客人，潛行去訖。這一路先取了天長、六合、清河、桃源，不戰而降，直殺到淮安地方。那時南宋高宗正在南京商議戰守之策，每日與汪、黃二相商議，怕金兵南犯，要建都杭州。又被那一起南渡功臣苦留，要提兵江北，以便恢復汴京。那一時，李綱、趙鼎、張俊、張所久已謫貶在外，要與金人講和，情願納弊稱臣，求還二帝。因此那些名將岳飛、劉、吳、吳■俱分守各方，止有淮安是一個文官，同一個參將鎮守。兵分防地，一時城內空虛。聞金兵三十萬直到淮揚，百姓先逃了一半。那些殘兵敗將原是汴梁殺破膽的，那個敢出戰？因

此直至揚州，如入無人之境。那苗青在城上，真如望穿餓眼，恨不得一刻即到。不知兵到揚州，蔣竹山、苗員外的身家果然如何。正是金山衝北斗，愚人無福恐難消；泥佛上西天，呆漢有心終不到。